

龙神祠：从旧祠庙到“文旅地标”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龙神祠

三江交汇古嘉州，赵显斩蛟威烈悠。朝廷赐号还封神，百姓立祠敬千秋。东岩书院续文脉，武大西迁育英流。九龙巷虽祠庙废，嘉州传奇永世留。

乐山旧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水势汹涌。这座城池因水而兴，也世代与水相斗相争。而在老城区北九龙巷深处，一座飞檐翘角的祠堂至今巍然屹立。它就是龙神祠。

嘉州太守“封神”

龙神祠中，供奉的并非传说中的龙王爷，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太守——赵昱。据有关记载，隋代大业年间，青年赵昱出任嘉州太守。那时的三江口有蛟龙为患，常掀翻舟船，溺毙行人。赵昱到任五月，决意除此祸害。恰好，朝廷派人往青城山制药，不料遇蛟龙兴风作浪，不仅溺死使者，还淹没航船数百艘。赵昱大怒，亲率甲士千人、州民万人沿江鼓噪，随后持刀跃入江中，与蛟龙殊死搏斗。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当赵昱左手握着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岸上军民于是奉若神明。

其后，隋末天下大乱，赵昱退隐。但此后每逢三江水涨，嘉州百姓还是常见赵昱骑白马、踏云雾显圣于波涛之间，护佑嘉州百姓。唐太宗闻其事，封为“神勇大将军”；唐玄宗加封为赤城王、显应侯；宋真宗赐号为“清源妙道真君”，民间俗称“二郎神”。据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二郎真君，原型就出自赵昱。

威烈台与九龙书院

据乐山地方志记载，赵显斩蛟之处，在城东东岩山下九龙滩。为纪念这位舍身为民的太守“斩蛟”壮举，后人在东岩山前建起威烈台，祭祀这位英雄。可惜的是，清乾隆年间修城，威烈台被拆毁，石材用于城墙建设。方志记录：“丙午年（1786）伐之修南城，台遂铲。”从此，威烈台只留存在方志记载与后人追忆中。

但是，祭祀赵太守的祠庙却多次修建。明万历年间，知州钟振还在高标山建土主庙祭祀赵昱，其后，又专建龙神祠，祠前巷中曾刻有九条石龙，相传为唐玄宗幸蜀时所刻，故其巷陌被称为“九龙巷”。清乾隆年间，知县陈为光捐俸禄，在龙神祠附近新建九龙书院，成为培养乐山学子的学校。后来，因书院、祠庙并存，房屋不够用，并且地方官每年祭祀不便，所以代理县令钟人杰，率乐山城的士绅罗其晏等人又增建房屋。直到19世纪初，九龙书院方才迁建。

武大学子住进“龙宫”

抗战时期，为保存文脉，武汉大学于1938年西迁乐山。这座三江汇流的小城，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这群远道而来的学子。乐山百姓甚至纷纷腾空自家房屋，修整后租给教员们居住。那一年4月，龙神祠也迎来了新的身份：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二男生宿舍，文、法两学院四百余学子栖身于此。这座祭祀隋代治水英雄的古祠，从此被学子们称为“龙宫”。

武大学子章心埏在回忆录中写道：“东边是一长形木结构的楼层，东西各窗户下皆摆有两张大自修桌，可坐八人……大自修室可坐下三百人，不论白天或夜晚，总是有一些人在这里看书或写文章而无人说话……宿舍读书空气浓厚。在武大不好读书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学子们坐在自修室里，依稀可望见岷江风光以及世界闻名的大佛。于是，江水滔滔、佛影朦胧，成为那一代学子心中永恒的印记之一。

然而1939年8月19日，日寇轰炸乐山城，龙神祠也遭受重创，宿舍大部分被毁，还有武大学子受伤遇难。但武大师生的意志并未被摧毁，大轰炸过后，师生们仍然坚持照常上课。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武汉大学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1943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博士在考察武汉大学后，将之评为“A等大学”“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今日文旅“地标”

1946年武大东归，龙神祠又历经荣军院、政府招待所、百货公司宿舍等变迁。1986年，龙神祠被公布为乐山市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四川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乐山文旅的“打卡地标”：走过上中顺街，在拱辰门左，拾级而上，穿过修葺一新的青砖门楼，可见龙神祠正殿巍然屹立，重塑的赵显塑像手持利刃、目光如炬，仿佛仍在守望三江安澜。两侧厢房分别辟为武汉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武大西迁时期的学生自修室被复原为当年的模样，古朴的书桌、泛黄的讲义，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弦歌的岁月。

途经井研

一

应邀参加井研县纯复镇的采风活动，内心掀起波澜。在仁寿与马边之间的往返，经国道213线，屡屡途经井研，尔来四十余年。这片与故乡仁寿接壤的山区丘陵区，有较长历史时期同属蜀郡武阳县辖内。后来，历代疆域分分合合，边界交错，考证难辨。就连北宋末期状元宰相何栗的籍贯，也成了一段难以厘清的文史公案。

翻检典籍，自隋开启科举以来，既高中状元、又升任宰相者，简直是凤毛麟角。四川历史上只有四人，何栗列名其中。状元宰辅的文脉殊荣，从来不只属于井研，亦不只属于仁寿。

背井离乡、半生漂泊，但凡有缘结识井研的朋友，总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亲近与愉悦。不少初识的井研朋友，总猜测我是井研人。他们从话语里听见了乡音。

二

有一次，回仁寿途经井研，大雾封路，驻车县城。这是几十年来匆匆而过，第一次漫步井研县城的大街小巷。井研县城玲珑精致、规整整洁，温文尔雅。纤细的茫溪河，扭扭捏捏穿城而过。城中有座石桥，称四李桥。桥端矗立仿古牌坊，雕梁翘角。“四李桥”三个鎏金大字，泛着历史的幽香。白玉栏杆的石桥旁，有四尊铜像：父亲李舜臣、长子李心传，次子李道传，三子李性传。这便是南宋时期鼎鼎大名的“井研四李”。

关于“井研四李”的故事，如雷贯耳。其中，成就显赫、名望最高当数李心传。李心传直笔著史，久负盛名。宏

富的著作，堪称屈辱的大宋王朝最真实的历史影像。十二道金牌火速颁诏抗金前线的岳飞并以“莫须有”罪名处死的千古奇冤，就是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述，得以昭告后世，使得忠臣岳飞被千年颂扬，卖国的秦桧被唾弃了千年。三年前我撰写《马边乡村记忆》一书，遍查史志资料。终于在李心传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查阅到了“赖因察、犍为五寨、马湖蛮、虚恨蛮、茶马管控”等马边早期的诸多史料，比《宋史》更翔实具体，是马边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和最早的声音。

三

大巴车穿过县城，直奔井研纯复镇。

一望无际的浅丘，层迭铺展。低矮的山坡，如一堆堆疯狂的草丛。树木浓荫之中，一幢幢小洋房，点缀其间，星罗棋布。

农房的墙壁上，大型巨幅的农民画沿途延展，称之为“十里画廊”。金黄的色调，热情奔放，扎根田野日光之中。饱满的构图、旷野的纯真。表情稚拙，造型夸张。妙趣横生的农民画，如同璀璨的艺术瑰宝，默默散发光芒。

在一株冠盖如云的古榕树下，我们下了车，跨入了“纯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场”。网名“超哥”的文化专干，讲解“井研农民画、传统剪纸，女子飞龙”三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之间，难以抑制内心深处的自豪。语言和表情，与欢乐的文化广场画面一样，欢喜多多，喜从天降、幸福来敲门。

纯复镇是井研农民画的发源地，2014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也是四川省唯

一的中国农民画特色乡。有四十幅作品代表四川，亮相北京故宫等国家级展览，其中七幅获奖。七十幅作品，走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大丰收》《唠家常》等5幅精品永久收藏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入编国家级画册《为农民喝彩》……

在烈日下的文化广场徜徉，久久不忍离开。川西南地区的风俗民情、绵绵远去的河流、美丽的田园风光、活灵活现的农家岁月，以及井研先贤开凿卓筒井的千年智慧，鲜活灵动、眼花缭乱。每一幅都构图奇美，却不乏自然意境。既巧妙夸张，又入人心人情；于是，脑海便有了一幅强烈的画卷——

旭日初升，纯复镇人扛起锄头，挑起箩筐，走向希望的田野。在泥土里追根溯源，浓郁的泥土味儿里，有粮食的芳香。骤然而起的轻风，突如其来的小雨，宛如悠扬的田园牧歌。浓郁夜色之中，他们却坐回窗台，展纸挥毫。窗外，丝丝细雨，洒落有声。摆弄泥土、长满老茧的手，描绘对土地的刻骨铭心、呈现挥汗如雨后的丰收喜悦，展示历史和祖先的种种恩惠……

纯复镇的农村生活，哪里只是柴米油盐？农民的岁月，又岂止是田野和庄稼。农民画便是动人的语言和优美的词汇，不需要叙述和唠叨，捧出饱含深意的画作，什么思想都叙述清楚了，什么感情都明白了然了。

途经井研多年，此刻，在纯复镇的农民画里，我闻到了田野中稻谷的气息，山坡上柑橘的果香。我看见了起伏交错的丘陵大地上，弥漫着星罗棋布的村庄，璀璨如画。村庄里嗓门高亢的欢声笑语，如美酒和诗意，一寸一寸地漫涌心头，醉得我东倒西歪。



草原

贝赫 摄

犹忆老师旧时语

一

“你知道什么是瓶颈期吗？”一个简单的问题，彻底把我难住了。

十六年前，我在乐山市城南学校上初三。那时，我的数学拖后腿，语文表现平平，英语徘徊于及格线，性子便更加胆小起来。在校的我，不爱参与集体活动，喜欢整日耷拉着脑袋，课堂发言自然是没有的事，毕竟就连老师的目光不经意间瞥了我一眼，我都要在心里反复挣扎许久，盘算着究竟是自己哪里表现失误。长久以来，我对老师、办公室诸如此类的存在始终抱着本能的敬畏与疏离，课间远远看见，哪怕只是一道影子，也会下意识躲开。就这样，初中前两年，我从未主动与老师交谈，更不用说踏入办公室。毕竟，办公室向来是教师的领地，只有犯错的学生才会被“请去”。不曾想，初三那次午后，我对它的印象却悄然改变了。

那日，我正望着桌肚里的书包发呆，苦苦挣扎于考砸的数学成绩。正当我暗自伤神时，班上的同学走到教室门口，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曾老师让我去一趟办公室。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继而怦怦直跳：是作业出错太多？是课堂沉默不语？是成绩拖累平均分？……直到第二次提醒，所有同学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我时，我才回过神来，在大家的注视下仿若机器人般起身，脚步沉重地朝着办公室走去。迈进那扇门，我最先看见的是曾老师的背影。那日，她正低头忙碌着，一头时髦的卷发让我这位其貌不扬的农家小

二

子更加手足无措。我几乎是挪着步子走到办公桌的转角处，腿微微颤抖着。我自然不敢开口，只能将身子斜侧过去，埋着脑袋，目光牢牢盯住地面，减少与老师的眼神交流。见曾老师并未说话，我屏住呼吸，满心的惶恐几近决堤，预想中的批评向我袭来。这时，曾老师突然提问了：“你知道什么是瓶颈期吗？”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胸腔里的心跳却声声急促。不愿开口，更不知道如何作答，便将目光锁定于桌面的水杯上，假装漫不经心以此躲开这份问话。见我并未回应，她又轻轻转过脸，将目光投向我，耐心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大脑一片空白，支支吾吾之下，我慌乱地点了点头。原来，我的窘迫她全都看在眼里。曾老师望着我紧绷不已的神色，便端起水杯，继续解释道：“不用紧张，放轻松，你知道吗？这次月考你的英语考得非常好，是全班第二名呢！今天放学回家，好好高兴一番。”“第二名”三个字穿过空气，落在耳畔，我整个人都呆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反复在心里确认：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英语勉强及格的我，数学严重偏科的我，胆小自卑的我……居然考到了全班第二？惊喜与忐忑交织，直到曾老师又重复了一遍，我才猛地回过神，心里一遍遍惊叹：什么？我的英语这一次居然能考这么好？至此，长久以来的自我怀疑，像泡泡般轻轻一触，便无声无息地散开了。

见我放松了一些，她继续耐心地向

■ 夏书龙

乐山日报 3版

校对:刘宏伟 2026年9月6日 星期日



四峨梯田 (外一章)

■ 黄华春

一幅千年锦绣，牵引着我的眺望。锦绣上的杨湾梯田、红呷沱梯田、蒋杠梯田，一弯弯，一环环，一层层，像明镜，像云梯，像峨眉山的心跳。

从远方赶来的白云、说着方言的鸟儿、缀满红宝石的樱桃树、犁着农耕文明的老农、丰收的前景、生生不息的炊烟，全都在锦绣上唱着、舞着。

当太阳落下的时候，唐诗的意境、梵高的神韵、贝多芬的交响，刹那间从锦绣上弥漫开来，并追逐着我的视角，变幻着色彩。

在海拔985米的观景平台，只一眼，就喂饱了我饥饿的童年。

守望

雾来了，四仙女按落云头。雾散时，四仙女立于山巅。落脚点，海拔1314米。两亿年的时间，无须解释。每天，为散落在四峨山间的杨湾梯田、红呷沱梯田、蒋杠梯田吹一曲晨风，洒一点甘露。让梯田和禾苗的梦想郁郁葱葱，遍地鎏金。

守望着一座座农舍，也守望着一代代梯田和农耕文明的根脉。当孔雀东南飞、一块块梯田奄奄一息的时候，四峨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强村公司把脉问诊，科学施治，让一块块梯田起死回生。“四川七大最美梯田”和“四峨印象大米”的名号由此响彻巴蜀大地，线上线下。

他们守望着一天府粮仓的丰盈……

母亲 (外一首)

■ 谢红萍

母亲一生都在田野和家之间奔走像一把梭子

从前母亲种生产队的地后来种承包的地现在种借来的地

从前冬天母亲有时会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稀饭倒进木质大脚盆给家里的牛喝

母亲与父亲每天都去地里在那儿种他们的余生有一天母亲把七十六岁的父亲也种在了那儿

如今母亲的脊背弓如锄头她的脸膛，被泥土的热气慢慢熏黑像陶每个浓密的夜她会早早把太阳叫醒

母亲的影子越来越小像逗号她的喘息也越来越响像一只烧开的壶

稻草人

母亲很多年没种水稻了因为她已没有稻田——它们在很久以前就变为了工厂

没了稻田的母亲常去工厂附近开荒在那里种油菜、白菜、豆角、瓜果她每天推着鸡公车去看望它们像稻草人

秋天依次到来母亲开辟的荒地水彩一样缤纷她头发花白眼眸如干涸的水塘脊背一天天垂向大地

有一日我坐高铁回家看见路旁油画似的稻田忽然想起母亲身上的稻香想起她吱吱呀呀的鸡公车和这些年孩子气似的劳作

母亲从未告诉我我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个秋天是她没有说出口的遗言她宁愿以自己的身子为笔沉默书写那些荒地

本版投稿邮箱：Lsrbsfk@163.com